

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讀書會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

第七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民國 100 年 08 月 13 日（星期六）10:00~12:00

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九樓會議室

主席：甄曉蘭（臺師大教育系/教授）

陳麗華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/院長）

導讀人：王立心（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/助理研究員）

桑慧芬（臺藝大音樂研究所/兼任助理教授）

出席人員：宋明娟、黃嘉莉、林郡雯、李涵鈺、彭致翎、詹美華、陳珮璇

記錄：孫以柔

一、主題：教科書設計與和平教育

二、研讀篇章：

UNESCO (2007). *Thinking and building peace through innovative textbook design*.

Horsley, M. & McCall, J. (2007) (Eds.). *Peace, democratiz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textbooks and educational media*. IARTE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Media Tonsberg, Norway.

三、導讀內容：詳見導讀稿

四、回應與討論：

（一）甄曉蘭老師

1. 今天要介紹的文章是與和平教育相關研討會的一些資料，我當初在找資料時，看到這些跨區域的討論感到很高興。從之前幾次的討論中可以發現，我們大部分是從歷史、地理的部分來處理和平教育，實際上一旦處理到地理，其背後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簡單—只是一個客觀的空間地理位置，而是牽涉到政治的、國界的、經濟的、文化的、區域的因素。因此，很多區域間的衝突、文化間的理解，我們究竟該如何討論與超越？另外，在 *Peace, democratiz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textbooks and educational media* 這篇文章有一個關鍵字：reconciliation，究竟reconciliation for peace中間有些什麼討論？這些資料對於我們探討textbook design for peace education均是十分重要的開始。
2. 針對今天的導讀，不知道原國立編譯館對於教科書是否有些什麼啟示與反思？究竟教科書可以發揮什麼樣的功能，有什麼樣的意義與如何處理？在王立心老師導讀的文中提到，教科書應勇於挑戰敏感和爭議話題，我記得有一年專案研

討會時，我們發現各國教科書都在避免具有爭議性的議題，審查時也會稍微迴避，這點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可以提出來討論。

3.其實我們常透過教科書文本來符號化一些東西，進而傳遞下去，我們應該如何重新看待國家形塑？當你超越國界、傳統國家的概念時，許多人可能會迷失，產生認同困難與危機，這也是很多軍人不在戰場上後，便會感到失落，因為他們已經有許多認同與意識在其中，而和平的倡議便讓他感到很虛無。我們有討論過認同可能會是multiple identity，但上次我們去芬蘭的研討會時，我聽到當代還有另一個認同：hybrid identity。multiple identity是有不同的角色，扮演不同的功能，但現在有很多跨越、國際化等因素交互影響且深植內在時，hybrid identity便又超越了multiple identity。到底這是削弱了國家認同抑或改變國家認同？到底現代社會所謂的認同，需不需要處理國家認同？身為人，國家認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因為在全球化概念下有許多人是沒有什麼國家認同。在當代的脈絡下，我們討論我們究竟是台灣人抑或中國人？我們到底如何看待認同的概念？認同是出於形塑還是作為一種選擇？以前是政治地圖、國家版圖，到後來逐漸變成經濟地圖、文化版圖，geography的概念其實在當中也不斷改變，而戰爭有很多便是源於經濟版圖。沒有傳統武器的戰爭，其實一直都在發生。

(二) 陳珮璇

賽普勒斯是一個島，上面有兩個國家，一個叫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，但是世界上承認它的國家只有土耳其。賽普勒斯之所以這樣分裂，與其歷史背景有很大的關係。賽普勒斯原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一個領土，十九世紀現在的東南歐地區，很多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奧匈帝國的領土，當時俄國為東進拓展領土，和土耳其發生非常多次戰爭且都戰勝，在第九次俄土戰爭之後，俄國勝利並開出非常苛刻的條件，威脅到奧匈帝國及其他意圖支配近東地區國家的利益。英國當時首相 Benjamin Disraeli 是一個猶太人，年輕時曾至近東遊歷，十分具有東方情懷，基於個人的興趣，使得英國也開始插手近東事務。在此狀況之下，他們便找了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 Bismarck 來調停，因為德國不插手近東事務，是中立第三國，因此便找他來調停。調停之後，對俄國的勢力範圍便做了一些限制，如果俄國過度擴張，周圍的奧匈帝國、英國等想要分一杯羹的都會感到不滿，這促成了 1878 年的柏林會議。柏林會議重大的決議之一是把賽普勒斯割給英國，成為英國的殖民地，這便是賽普勒斯往後民族衝突的開始。賽普勒斯一直到 1960 年才獨立。因賽普勒斯離希臘、土耳其非常近，所以島上的居民以土耳其裔、希臘裔為主，兩者的比例大概是 20：80，希臘裔占絕大部分。在英國殖民時期，英國議會的比例上對土耳其比較好，儘管人口比例是 8：2，但在議會的表決上卻是 7(希臘)：3(土耳其)，加上殖民地進行差異化統治，讓兩個本來對立的民族自己去產生內部的衝突，進而鞏固統治的權威。賽普勒斯的希臘裔與土耳其裔，以希臘裔比較不聽話、土耳其裔比較聽話，所以英國

就給他們比較多的權力，讓兩邊的衝突更為劇烈。一直到賽普勒斯獨立之後，在國家大事方面以希臘裔為主，便開始對土耳其裔有一些排斥的動作，後來土耳其裔得到土耳其的支持，便發動戰爭，最後是由聯合國與北約等組織來調停。所以，儘管賽普勒斯如此只有一個臺灣四分之一大小的島，卻又分南北，從賽普勒斯到北塞普勒斯不能直接過去，必須從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轉過去。南北賽普勒斯政權各自有強化自己國族的教育，但在雙方互相接觸了解後，國族論述受到滿大程度的動搖，因為本質上的差異性並沒有太大。賽普勒斯原本經濟狀況不錯，但最近因為希臘債務的問題出現危機，希臘國債的最大持有國便是賽普勒斯，經濟上連帶受到相當大的影響。

(三) 黃嘉莉老師

因為導讀的內容只到2009，不知道2009到2011是否有些什麼發展？尤其當時提出要有一些guideline，現在究竟是否有呢？

→王立心研究員回應：我在網路上似乎並未找到相關的資料，剛提到2009年在瑞士有一個研討會，但只有投影片而已，沒有其他的資料，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現今發展至怎樣的地步。

→甄曉蘭老師回應：我覺得如果一個議題重要的時候，必須要有系列的發展，才有可能產生實質的效益和影響，同時也是社群形塑的一個重要力量，才能進行持續的對話與具體的產出。但要喚起大家的關懷是很不易的，我們的研討會每次都是一個單位、一個年度、一個主題，非常鬆散，使得很多主題不斷地重複，深度便不足，無法更開發核心議題。

→陳麗華老師回應：最近我們會去參加西班牙類似的研討會，他們主要是透過研討會來形成共識，產生一個product，但我們的研討會通常是個人的成果發表，比較沒有集團體之力一起研擬一些東西，而研擬出東西必須具有很強的規劃能力，否則也會鬆散地開完會而沒有產出。像曉蘭老師提的Revisiting Formosa類似的東西，並無法在初始便推動，必須在之前有一些研討會，再逐漸走到這一步來，因此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要做這件事情，必須要有策略、有步驟。

→甄曉蘭老師回應：像今天提到賽普勒斯這樣的case，他們有一些具體的文件，至少在教科書議題、歷史議題的探討上有一些產出。以一個機構、學術社群來說，特別是像教科書研究與發展中心，如果要規劃相關研討會，這是需要累積的，可以和國際相關教科書研究社群或臺灣教科書研究社群分享交流，進行規劃。

→黃嘉莉老師回應：我想了解這些對前國立編譯館有什麼啟示？

→王立心研究員回應：我們也不用太沒有自信，我們也可以把資料累積下來，參考他們的方式進行，像他們的網站儘管沒有很多參觀率，卻仍做得有模有樣。

(四) 林郡雯老師

- 1.關於教科書要勇於挑戰敏感性話題這點，我之前導讀的文章中便強調批判性的情緒思維，就是讓雙方見面、對談，彼此知道彼此的傷痛，把情緒挑動出來然後運用，但，究竟誰有能力去處理這些情緒？換句話說，這個人好像處在一個高位，全知、全能、客觀地處理他人的情緒，這便會牽涉到極端主義與多元主義。如果今天教科書共構期望達到的是多文本閱讀的並存，我們站在的角色是什麼？力道要多強才不會引起各方陣營的不滿，讓他人接受？究竟極端與多元之間，又該如何取捨？
- 2.挪威基本上是一個很崇尚和平的國家，一年的謀殺案只有0.6件，最大的案件就是車子相撞，這一次爆發槍殺引起當地很大的震驚，直接牽涉到資源分配的問題—繳一樣的稅，卻要幫忙養其他國家來的移民，使得自己的福利變少。我們今天要處理的是歷史教材的問題，但我還是要問的是：我們所持的角色是什麼？如果我們單純站在學術研究的角色，我們要呈現事實，但，這一份事實在所有陣營中並不一定是事實，而情緒的出口又要在哪？我們如果真的要發展出資源性的媒材、教材與文本，究竟又是要給誰看？我們潛在的使用者可能是誰？我們要用什麼要的方式讓它成為user friendly的東西，使人有興趣去看，否則發展出來的東西便只會放在書架上，相對於我們所投入的人力與物力，便顯得非常可惜。

(五) 李涵鈺

針對綱領的部分，我覺得似乎是滿大且長程的發展，有一些策略與師資計畫等，現階段我們如果要聚焦的話，我覺得可以針對教科書本身，規畫有哪些綱領是for和平教育，將它列出來，應該是滿可行的。

(六) 陳麗華老師

我們做ICCS時有region的module，歐洲這邊便有關於歐盟的identity問卷，我們臺灣負責亞洲模組，也想了解我們對於亞洲是否擁有認同？但是因為歐盟是超越國家的整合體，所以它的認同已是跨國的，擁有更大的認同。我覺得這種超越國家的認同要以和平為前提，而歐盟就是一個和平的機制，如果沒有那個機制，基本上便很困難。

→甄曉蘭老師回應：就像「中國」的概念是經過多少的衝突與努力，包括裡面的族群、地理位置、文化內涵等元素，才形塑出這樣的版圖與認同，箇中是有血有

淚的。

→**陳麗華老師回應**：比較特別的是，歐盟是經過國家的投票、決定，透過民主的程序形成，而中國則是很霸權的，這裡頭有多少的戰爭與武力的強制，才能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。

→**甄曉蘭老師回應**：包括語言、族裔、文化的差異等，一個中國的概念其實內涵是很大的。

→**林郡雯老師回應**：上次的導讀提到 we are one，我們是一體的、一樣的。宋文里老師曾提到「中華文化」這四個字不可亂用，因為箇中擁有太多不同的東西，不可「以同迫異」，而文化的背後更是非常血淋淋的，不是融合與和平的概念。例如，閩客的對立是幾百年的事情，客家女人在洗衣服時一定是站河中，不是河旁，這是因為以前對立嚴重時，婦女若站在河邊沒有辦法意識到他人的接近，可能隨時會被砍脖子。換言之，我們走到今天為止，儘管看起來相對和平，但這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，因此不可誤用「文化」這個字，以為文化便是融合、融入，必須意識到它掩蓋了底下許多的差異。

（七）宋明娟老師

我覺得國家認同是很難處理的問題，我們自己本身的文化讓我們能做什麼樣的選擇？大家不可能站在同一個平台上去討論。我曾經覺得我是世界公民，國家的問題不要束縛我，但我覺得很難，要考慮到自己所在的位置，以及身邊不同身分的人對自己有什麼樣的認知。國家認同可能是無法與他人和平共處的根源，在實務的教科書上，我覺得這可能會引起滿大的爭議。

→**陳麗華老師回應**：誰有資格宣稱他是世界公民？當你是世界強國的公民，你可以宣稱我是世界公民，因為我遊走天下都沒有問題，真的出問題時，我的國家也會站出來。如果你不是這種處境的人，你又要如何宣稱你是世界公民？

→**宋明娟老師回應**：也就是是否具有移動的自由。

→**陳麗華老師回應**：世界公民的背後仍是以國家的公民為根基，所以我們很難逃脫國家認同來談世界公民。

散 會：12:30